



# 國際保衛兒童會議重要文件 及各國兒童情況介紹

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編

一九五三年

# 目錄

## 前言

|                                                                                                             |                          |
|-------------------------------------------------------------------------------------------------------------|--------------------------|
| 國際保衛兒童會議上的總報告                                                                                               | 法國莫諾教授 (一)               |
| 國際保衛兒童會議上的德育報告                                                                                              | 德國格羅斯格博士 (二四)            |
| 中國代表團團長在國際保衛兒童會議上的發言                                                                                        |                          |
| ——和平對於我們的孩子意味着什麼                                                                                            | 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康克清 (三七) |
| 蘇聯代表團團長在國際保衛兒童會議上的發言                                                                                        | 蘇聯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副主席巴菲諾娃 (四二)  |
| 國際保衛兒童會議的決議                                                                                                 | 法西斯委員會 (五〇)              |
| ——告全世界男女書                                                                                                   |                          |
| 關於兒童健康的決議                                                                                                   |                          |
| 關於兒童教育的決議                                                                                                   |                          |
| 關於文學、報刊、無線電、電影與藝術對兒童的民族意識、道德和文化發展的影響的決議                                                                     |                          |
| 各國兒童情況介紹                                                                                                    | (六三)                     |
| ——美國、英國、西班牙、日本、印度尼西亞、伊朗、蘇丹、巴西、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在兒童教養工作上的成就、蘇聯的家長教育 |                          |

## 國際保衛兒童會議上的總報告

法國莫諾教授

此次委託我們向大會作總的報告，我們感到非常榮幸。我謹代表法國代表團和我自己表示謝意。這是很大的榮幸，同時也是很重大的責任，因為我們不僅應該把世界各國兒童的情況列舉出來，還要研究一九五二年世界各國的兒童問題；我們首先應該說出使我們從世界各個角落來到這裏的原因——就是對兒童的關懷和憂慮。

近年以來，我們已經聽到不少關於國際間相互了解的言論。（在尋求正確教育方法來促進人類相互了解的過程中，已有一些綱領草擬出來了，很多好意表達出來。）至於我們自己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握手，那是沒有甚麼困難的。

我們已經找到了跨越各種不同氣候、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黨派之間的橋樑——就是孩子，我們的孩子們。當去年「孩子們在危險中」的警號響起來的時候，互相了解的奇蹟便出現了。

當我們看到一個孩子在受苦或在挨餓的時候，當我們看到一個孩子在歡笑的時候，我們就感覺自己好像父母一樣，發生了那種自古以來就有的永恒的、普遍的慈愛、憐恤和溫柔的情感。

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之一，就是人們良知所意識到的範圍日益廣泛了；它正走向逐漸普遍，更加敏銳地關注人類的現實了。目前，不管甚麼地方的情況都是良知所能意識到的了。我們希望，由於我們的活動，這種發展將會有利於我們的孩子；他們的需要和苦痛將為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所了解和同

情。因此，我們希望這裏的人和我們週圍的人，能够逐漸感覺到印度兒童的飢荒和歐洲各城市被遺棄的流浪兒童們的貧困就是我們的負擔和責任。

我們到這裏來，就是爲了要担负起這個責任。正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們才到這裏來交流我們的知識，我們的經驗和我們的綱領。

大家要求我們共同研究，在維持和平的過程中，可以爲孩子們做些甚麼。我們必須首先肯定這種行動是可能的。

目前在許多國家內正進行着一個日益深入的運動，即企圖用這樣的論調來說服公衆：他們說，世界的不幸，尤其是孩子們的不幸，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挽救的。他們並且列舉了一些數字來說明。他們說：在一九四〇年以前的一百年間，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從十億增加到二十二億。按照這樣的比率，到公元二〇〇〇年時，就會增加到三十億。此外由於醫藥的進步，兒童死亡率減低，人類平均壽命延長，這樣，活在世界上的人數就會一年一年地增多了。他們說，人口不斷增加，就會發生糧食日益缺少的危險。

當我們在這裏開會的時候，地球上有很多地區正蔓延着飢荒，全區的居民正在挨餓。（如果不是全部缺乏糧食，起碼也是營養不足的。）這種情況首先發生在所謂「落後國家」——印度、東南亞、非洲中部和中南美的若干地區，總計約有十一億人民，幾乎是世界人口的一半。

這樣，一方面世界人口過多的現象日益加甚，另一方面，飢餓——這個老的沉默的敵人——經常出現在成億的人民中間。試問這兩種事實之間有甚麼聯系呢？假如它們之間是這樣地聯系着：人類愚蠢地把孩子生在一個不能養活他們的土地上，那麼，要保衛和拯救孩子的你們，到這裏來做甚麼呢？這

就是馬爾薩斯的門徒們向我們提出的問題。你們知道，他們是如何熱心地甚至於強暴地爲他們的論調辯護。我想提醒你們關於一個美國人威廉·沃特（William Vogt）所著的書：「世界的飢荒」。

一位法國的宣傳家重複沃特的話說：「兒童太多了，因此應該減少他們的數目。首先，應該防止他們出生，應該進行傳授和實施避孕辦法的宣傳教育。」

但是按照馬爾薩斯門徒的說法，人們還應該採取行動來反對他們所謂的世界上的兒童過多的事實和龐大的生育率。

他們說：讓我們任憑天災、飢餓、瘟疫，這些人類最大的懲罰自由蔓延吧！並且，爲什麼不要戰爭呢？

這位法國宣傳家說，戰爭是「生物的法則」。「這個世界應在原子彈與減少生育兩者之間任擇其一。」他又說：「原子彈是自然界對我們拒絕限制生育的回答。所以讓我們不要反對製造原子彈吧，它是順應自然的意志的！」

這就是向我們宣傳的令人沮喪的論調。在這種論調的背後，你們可以看到它所隱藏着的主張，他們正在尋求着怎樣的藉口，它使人們感覺擴軍備戰沒有什麼政治目的而是生理的需要。馬爾薩斯的門徒們說，那是自然的規律正在準備一次大清洗。

我們有必要來證明，這種令人沮喪的論調是經不起嚴格的考驗的。

不可否認，地球上許多地區的糧食情況是靠不住的，那裏流傳着飢荒或至少是營養不足。在亞馬孫河流域和巴西東北地區中部的情形確實如此。在廣大的印度半島上，也有一些荒涼地區的人民難於生存。但是，從這些事實中，那些研究「飢餓」的地理學家恰好暴露了，世界的飢荒乃是唯利是圖

的經濟制度的結果。愛里西·勒克魯斯(Elysee Reclus)在他所著的「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一書中寫道，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中，印度餓死了共達兩千萬人以上。但是他說，當這些不幸的人們餓死的時候，大量的糧食却源源不斷地自加爾各答運出國外。這些挨餓的人們太窮了，以致不能用自己國土上所收穫的糧食來救活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很多地區對土壤的使用完全不關心到將來。美洲、非洲和歐洲的木材商們對森林的破壞，造成了可耕地的驚人變質。如果說土地使人們死亡的話，不如說常常是人們使得土地死亡。並且在人們損毀土地的同時，就使得成千累萬的成年人和兒童陷於死亡。

因此，我們可以說，世界上的飢荒不是不可避免的現象，而是可以隨着人們的意志來把它擴大或把它控制住的。因為，在大多數的乾燥地區，人們的勞動可以使它由貧瘠變為肥沃，甚至富饒。這需要我來證明嗎？在我們已經看到科學能使物質分裂而產生原子能的時代裏，這是不用不着人家來告訴我們的。正如威爾斯所說，世界是可以塑造的，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來塑造它。

我可以在這裏引證很多經濟學家和地理學家的意見。

例如，巴黎農學院教授雷奈·杜蒙(Rene Dumont)寫道：「我們土地的生產可能性要比現在的水平和高得多。假如我們知道如何簡單而合理地組織使用它，那麼，我們就能得到巨大的財富。」這並不很困難，只要大多數的人們了解這一點。但是誰願意混淆如此明白的論點呢？

談到這種對於未來的希望，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必須指出：貧瘠的土地或沙漠已經可以改變為良田了。自一九五〇年以來，在俄國的伏爾加河與裏海之間，把成千成萬畝荒地變為可耕地的工程已經進行了，這塊土地將生產足夠一億人食用的糧食。

在中國的河北省，四萬公頃的沙地將要變成肥沃的土地。這工程是在一九五〇年開始的。由於這一行動，中國可以使糧食消耗量增加百分之十，並且可以將大米供給印度的一些地區。灌溉撒哈拉沙漠的科學計劃已經草擬好了。約里奧—居里先生會告訴我們，進行這一工程所需要的錢不會超過一個月的大戰所耗費的數目。消滅飢荒，因此已經成為人們今天的科學技術範圍以內所能辦到的了。如果飢荒仍然存在的話，乃是由於這種活動被用到別處去了。你們知道是用在甚麼地方的。是用在坦克工廠和炸彈實驗室裏了。現在把主要的反對論駁倒了，一切就都清楚了。延長許多兒童的苦難，不是盲目的命運，而是戰爭的魔影。現在，讓我們言歸正題：

「在和平的世界裏，我們能為兒童做些甚麼？」

我們能够做些甚麼呢？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應該更進一步地分析目前的局勢。

請允許我稍向後回溯一下。在我們的近代史中有一個時期，兒童問題好像是世界上最受關切的問題，那時我們知道了一種解決的辦法。那就是在戰爭的末尾。你們會記得，戰爭使得許多人殘廢受傷，使我們共同經歷過轟炸，流亡和折磨等的不幸，但這一切把我們的心靈聯在一起，一致同意這些可怕的考驗必須成為我們所希望的美好將來的基礎。

我們曾經這樣希望著，我們做父母的所遭遇的那些苦難將成為我們孩子們幸福的代價。年青的一代受了戰爭的創傷，他們的創傷必須醫治。我們抱著無限的希望來担負起這項工作，我們前面的道路已經掃清，我們有權利瞻望將來，為我們的後代創造一個真正的人類世界。

這些希望和要求曾經在各國合法的文件中發表過。各種新式的政治法規都已經承認了兒童的權利。由於社會上的各種壓力，兒童和家庭獲得了合法的地位，被看作合法的人，成為照顧的對象。國

家應該保護這種權利，應該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保護兒童的生存、健康和發展智力與道德的權利。這些法規使得各種保護兒童和教育兒童的機關團體建立起來了。一九四五年以後的兩三年間，有的國家把國民教育和國民衛生的經費列入預算中了，這些經費雖然不足，但比以前的預算是高些了。工作就這樣開始了。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在內，作了一些調查，劃定了工作的範圍，指引了一條道路。雖然這項工作是漫長而艱苦的，但是如果我們這一代能够聯合我們的力量和資源，就能够順着這條道路爲我們的孩子開闢廣闊而幸福的生活。

不幸，一九五二年四月！一切都改變了。在許多國家裏所有這一切的努力都受到了挫折，我們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已經如此尖銳了。從世界這端到另一端已經喊出了拯救我們的孩子的呼籲，並且有千百萬的人在響應着。

戰爭又發生了，越南在戰爭中，朝鮮在戰爭中，並且還有所謂的「冷戰」。

讓我們首先來談談現在的戰爭。在朝鮮已有三十萬兒童被殺死。這裏必須指出，在這些死亡的兒童中，有許多是在疏散居民的道上像被驅的牛羊般遭受折磨而死的。關於這事，你們可參看國際民主婦聯赴朝調查團的報告。我們還記得，這是在一個有高度文明的國家裏發生的，那裏對兒童有特殊的照顧，有爲各種不同年齡設立的大學和各級學校，有四十萬居民的城市——所有這一切都被凝固汽油彈燒毀而化爲灰燼了。

我們這次會議有責任對朝鮮和越南兒童表示深切的同情，在我們開始工作以前，應對他們表示默哀。所以我建議全體肅立，向戰爭中受盡一切災難的兒童們默哀一分鐘。

我向朝鮮的兒童，越南的兒童表示我們最深切的同情。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關於我們中間在目前還不知道熱戰但是却受着冷戰影響的孩子們吧。我們的許多決議和希望留下了一些甚麼呢？

我們問過你們，在座的各位代表，承蒙你們帶來關於各國兒童現況的豐富資料。在這些報告中，我發現除去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報告外，其餘毫無愉快和樂觀的情調。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遭受戰爭的災害不下於其他國家，甚至超過其他各國，但這些國家憑藉了社會主義的信仰，產生出一種精神和毅力來滿足他們逐年增長的廣大需要。

一位訪問過蘇聯的英國代表說，他在該國發現存在着一個特惠階級——就是兒童階級。我們贊助委員會委員之一海耶爾教授（Professor Heyer）最近訪問蘇聯回來證實了這一點。

事實上，這些官方文件所給我們的社會情況的報道，使我們料想到孩子的情況是在不斷的改進中。

在一九五一年，和以前的幾年一樣，蘇聯人民在工人和職員社會保險項目下獲得了國家所支付的津貼和報酬，在社會安全名目下還享受了各種免費或減費的療養院，休養所和兒童機構等的福利；此外，還有多子女家庭津貼和母親們單獨負責教養子女的津貼，以及免費醫藥治療等。在一九五一年國家支付了一千二百五十億盧布的人民津貼和報酬。醫院、產科醫院、療養院、休養所的床位增加了。在一九五一年有五百多萬兒童享受到了少年先鋒營和消假所的照顧。

教育機構和學生的數字都在增加着。蘇聯在戰後重新建築了八萬二千所學校，可容一千五百萬名兒童。據稱，蘇聯採用了一百種不同的語言教授着各種不同民族的孩子們。

在人民民主國家內，五年計劃在逐年進行並完成各項建設工作，以及社會、醫藥、文化設備等工作。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間關於文化、社會福利方面的費用增加了百

分之二十八。波蘭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一劃作兒童社會與文化福利的費用。一九五一年捷克的保健費用較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十五倍。

在這些國家裏，各地隨時都在改進中的各種機構，都有責任照顧新生嬰孩和他們的母親們。一九四七年以來，在羅馬尼亞，和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樣，產科醫院的床位已經增加了三倍。每一個地方的嬰孩死亡率都降低了。各地都制定了適應新社會需要的法律：保護青年工人，一個合法的最低年齡以及學徒制等等。

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和人民民主國家內，童年所需要的一切似乎都已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但是在他們的一切文件中都普遍地要求和平，雖然方式不同，但是他們都包含這一個呼籲。和平，和平，爲和平而戰鬥！這就是這些國家用不斷重複的句子，最迫切的教導，最緊要的主題來教育着青年們。假如戰爭不在威脅他們的話，他們會這麼多地而且用這麼大的力量談論和平嗎？

假如他們不覺得和平遭到了危險，他們會這麼強調和平的價值嗎？我們不認畢卡索的鴿子與戰爭的老鷹和烏鴉是一個對照嗎？我現在就要談到全世界青年，即使是那些似乎受到最好的保護的青年，所遭到的大悲劇的例子。戰爭的魅影使他們的前途黯淡，他們在想到將來的時候都不能不看到在他們面前的戰爭。最近有人問一個二十歲的法國青年，甚麼是他們的希望？他回答說：「希望年老。」這種呼聲當然是誇張的唯心主義的證據，但是這正是生命的呼聲。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我們年老的一代，我們曾爲了永遠廢止戰爭而戰鬥，忍受着痛苦。當我們想起我們的子孫，以及全世界的兒童仍然而且經常還得看到戰爭威脅的陰影籠罩着他們的將來，這確實是太可怕了。

這是全世界各國青年的共同悲劇。這個悲劇，他們都感受到了，即使在那些積極建設保證兒童有

一個無憂的童年的地方也感受到了。因為我們所憎惡的戰爭，如果成爲一個世界戰爭的話，將會把整個地球沉沒到黑暗與恐怖中去。

現在讓我們來看會議文件所表示的另一方面。它們談到世界上其他各國的情況，即所謂的「西方國家」以及遠東、中東、近東、非洲的那些附屬於或者半附屬於歐洲國家的那些擁有廣大人口國家的情況。這些國家之間存在着很顯著的差別：事實上很明顯，這些國家都是依照「等級」被列入經濟計劃中。一九五〇年，聯合國曾在六十個國家內調查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後來將這些國家列成了一張等級表，其中以美國佔第一位，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爲一千四百六十三個單位。最低的是錫蘭（六十七個單位）、印度、菲律賓、印尼（五十——二十五個單位）。然而，在這些收入最低的國家中，却有十億以上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一半以上。這裏揭露了人類生活情況的驚人的不平，當然，這種不平殘酷地影響了兒童的命運。

確實，在羅馬、紐約或巴黎貧民窟裏的兒童和印度「賤民」的孩子及埃及農民的兒童的命運是一樣的悲慘的。但是問題在於數字上有很大的差別，一方面是幾千幾萬，而另一方面則是幾百萬幾千萬，這些數字說明了未開發的國家和其他國家間的差異。

在印度、在日本、在埃及、在中非和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區有大批的兒童除了飢餓所引起的苦痛和疲倦以外，他們不知道生活是甚麼。如果我們把一個痛苦中的兒童作爲這些飢餓人民的代表，我們並沒有誇大其辭。我們在這裏所關懷的是那些青年人，由於體力不支而縮短了壽命，而正在逐漸減少。在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裏，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活到六十歲以上，而在中東只有百分之五。

我們所得到的印度兒童死亡率的數字是極不正確的。我們不必重視這些絕對數字或平均數字，因

爲印度不可能有總的統計。但是，在大城市中，可以說每千人中有二百四十三人到四百人死亡。瑞典的統計則是百分之二十五。

我們所得到的日本報告也是很沉重的。那裏有糧食配給不足和相當高的嬰兒死亡率。「生存比死亡更要悲慘」，東京的一家報紙這樣寫過。但是日本還有一種災難正要流行得更廣，這種災難在中東的一些國家也發現了：就是販賣兒童和兒童出口。當然，日本也有保護兒童的法律，但卻沒有停止這種買賣。據日本某報報道，某一城市就販賣了三千個兒童。一個日本孩子只值八圓到十圓，或幾十碼布料。這是最殘酷的奴役。

如果我們從亞洲走到埃及，我們就會發現相同的情形。埃及，一個農民衆多的國家，由於河水污濁，全國蔓延着疾病。我們所得到的該國兒童死亡率的數字，竟達千分之六百三十一！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當我讀過有關埃及的許多報告和文件以後，在我面前呈現了這樣一幅圖畫：農民的小孩差不多都患瘧疾，他們的眼睛鮮紅，患着沙眼，由於河水傳佈病疫損毀身體，小便帶血，遭受着病痛。

這裏我們還要補充說明，在上述國家中，兒童的死亡不僅由於飢餓，也是由於缺乏照顧。在印度、日本、埃及、黑人居住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草原上，簡直沒有什麼衛生設備，在比較發達的國家已經克服了的肺結核、梅毒、熱病、傷寒和痢疾等仍在這裏流行着。

世界上有千百萬的兒童不但飲食惡劣，缺乏照顧，他們的居住條件也很壞，單單由於這種貧窮雜亂的可怕的居住條件一個因素就足以造成高度的死亡率。在孟買，就有一百五十萬人生活在沒有住所沒有任何蔽身之地的可怕情況下。有五十多萬人住在街上或睡在馬路上。約有十萬人是住在睡有十個至十九個人的一間小屋子裏。我的眼前呈現出北非的「貧民窟」，他們也全是破爛不堪的住所，全家

或分批住在洞穴裏或歪歪倒倒的蓋鐵皮的破屋子裏。

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一些大城市，不論是里約熱內盧、倫敦、紐約或巴黎，都有一種共同的令人目不忍睹的情況。這些國家的政府怎樣解決城市問題呢？同樣地，我們所一再發現的就是宣告破產和信用貸款的降落。讓我們考慮一下有關教學和教育的情況吧，統計數字告訴我們，世界上有一半人口是文盲。這一龐大的數字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原因之一是顯而易見的：極度的貧困。自然，世界各國的憲法都有設立學校的規定，甚至在那些沒有藥房和醫院的國家也莫不如此。國民教育是高度文明的一種標記，並且所有的國家都這樣主張。但實際上，學校的情況差不多也可以從食物的情況如何來看的。目前智力貧乏的狀況已經到了和身體缺乏養料一樣的程度。

無知和飢餓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我們必須指出，貧窮的兒童是沒有時間上學的。他們很忙，必須經常設法解決飢餓問題。另一方面，有人却利用這種不幸來從事剝削，他們利用這種可憐的廉價勞動力來獲取利潤。不管他是太弱或是太窮，即使有學校，他也被摒棄在學校之外。但是學校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我不願以數字來說服你們（另有專題報告），但我只要提醒你們，在所有的落後國家中，到一九三九年止所建立的全部教育機關都是專門為殖民者自身的利益而舉辦的。北非洲的學校和學院就都是為了殖民者的兒童設立的。

我已經說過，貧窮是世界上半兒童不識字的根源，也是其他兩個災害的根源：勞動市場上對兒童的剝削和少年罪犯。有關童工的記載是極度悲慘的。援引法律是無濟於事的。幾乎各地都有美妙的法律規定「許可就業」。

但是有半個世界只講理論。立法者知道他的所作所為：關於兒童的不幸，法律有著許多漏洞。雇

主的食得無饜要大於一切立法。許多事實證明，十歲以上兒童的工作簡直是一種奴役。從各國寄來的報告中都多少同意下列論點：在有着某種程度的管制的大企業、工廠和礦山中，勞動法多少還受尊重。但是在小作坊裏，在田地和家庭操作中，童工就受到了非法的和殘酷的剝削。許多兒童從事他們自己想出或選擇的臨時工作：收集廢紙賣錢的清道夫、小擦鞋匠、賣報童以及我所不知道的另外一些工作。例如在伊朗，八歲到十歲的兒童被僱來織地毯，因為他們靈活的小手指就是精巧的工具，因為他們的工資低得可憐，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可以不加限制。

我們還必須指出那些遭受打擊和屈辱的少年罪犯嗎？顯然不必要。當你生活在這樣貧窮的境遇裏，「善」、「惡」的觀念是毫無意義的。我不能多做分析；但是我們的證據太多了，以致我覺得，我的有限的分析都會望息痛苦的呼聲和求援的呼籲。我們可以用地圖來說明這些落後國家兒童的處境：在亞洲，中非和中南美的某些地區有大片的飢餓地帶，由於缺乏衛生設備和必需的醫藥，孩子們在這廣大的地區中，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不僅如此，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大城市裏，都有一些兒童受着貧窮和難亂環境的影響，他們的肉體和靈魂因此永遠遭受摧毀。

朝鮮和越南的兒童正在戰爭中遭受屠殺，他們的處境是比世界各地都更明顯的。

現在我們在這裏要着重指出的，就是重整軍備政策所給予全世界各強弱國家的負擔。有人說，落後國家並沒有軍事預算，因此他們現在的貧窮與戰爭無關。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談到，不容我們忽視的是在一九五二年，這些國家得到西方國家所允諾的援助日益減少，或者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援助。此外，我們更不能忽視這些國家的經濟生活由於備戰政策而可能癱瘓。菲律賓代表曾在聯合國宣稱：「雖然根據某些宣言說來，國防計劃對於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沒有甚麼關係，但不能否認，特別是在

朝鮮戰爭開始以後，應該用來發展經濟的大量原料及強大的生產力，均已投入戰爭的緊急用途中了。」

這樣，備戰就影響了整個的世界，非但沒有放過落後的國家，反而助長了它們的貧窮。

然而我要提醒你們，不要失望，假如我們無能為力來挽救這麼多的災禍，全世界政府的一致團結就會使我們及時地洗清文明世界所蒙受的恥辱。

聯合國會成立了一個糧食及農業組織，其主要的任務是救濟缺乏食糧或飢餓的人民。我曾看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糧農組織最近的一次報告。這就是他們的結論之一：糧農組織宣稱他們獲得的進展很小，世界規模的目標沒有達到。「紐約先驅論壇報」會附加如下的評語：「經過五年繼續不斷的努

力，但是距離保證給予各窮迫國家以更好援助的目標還很遠。國防計劃對於人力及原料的要求可能更加延遲了糧農組織計劃的執行。糧農組織的這一計劃並不是唯一的，一九四九年英國會擬定了科崙坡計劃，同一年，杜魯門總統會宣稱，美國政府把援助落後國家作為一項義務。我所以談到這些計劃，是要使你們記起它們。我們都知道，這些計劃沒有實現。因此要在輿論壓力之下，並且要靠我們來加強這個壓力，迫使他們實現落後國家所需要的這些計劃及措施，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國家的繁榮是可能的，只要這些國家的人民能够堅決地迫使他們的政府堅持和平。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所謂發達國家的報告，就是說這樣一些國家，在那裏關於兒童問題，例如食物問題，衛生問題以及教育問題等，已有某些程度的了解。確實，我們面前的情景不是那麼黯淡了。但同時我們却更清楚地看出備戰政策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因為在這裏我們直接地看到這一點：這些國家事實上大都建立了必要的機構和組織。在西方國家裏，科學和文明的發達使他們具備了及時採

取措施的條件。在這些國家內，妨害和摧毀兒童計劃的，却正是重整軍備的政策。

曾有人建議，用「在和平的世界裏我們能爲兒童做些甚麼？」作爲這篇報告的題目。我把它顛倒了一下，用「由於戰爭的威脅，我們不能爲兒童做些甚麼？」作爲我演講的題目。

但是首先必須聲明，爲了判斷西方國家兒童的情況，我們必須先來研究最近的事件。這些國家很多都在戰爭中受到損害。可怕的戰爭混亂，僅僅過去了七年，他們還沒有完全修復他們的廢墟，治癒他們的創傷，特別是兒童所遭受的創傷。讓我們不要忘記，戰爭在這一代身上打上了烙印，戰爭的陰影籠罩了他們的家庭及學校生活，在他們的身體和精神上都留下了標記。

在我們看到像漢堡這樣一個城市的學校統計時，我們是不能無動於衷的。每班學生中有百分之二十至四十是孤兒。

一九四六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關於無家可歸的兒童發表了下列的估計數字：

法國 一百三十萬 德國 八百萬 蘇聯 六百五十萬 南斯拉夫 二百萬

讓我在這裏援引一段日內瓦大學教育學院安得利·雷教授關於這種情況的分析：「戰爭的驚恐影響了兒童心理發展，使他們發生時而潛伏、時而激化的不安情緒和反常的習慣。我們發現許多偷竊、卑劣和越規的行爲。」

同時我們不要忘記那些不朽的影片，如「斯秀西亞」(Scinecia)、「歐洲的一個地方」(Somewhere in Europe)以及「奧立維亞多」(Les Olivados)等，所描寫的被遺棄兒童的情節。

戰爭使這一代受到了創傷，難道這些國家的政府不應該把彌補這種重大錯誤作爲自己的神聖職責嗎？難道不應當保證給予這些兒童和青年一個能夠治癒他們創傷的未來嗎？



我們將會明白，我們這樣想是錯了的。即使這一代不再作爲戰爭的犧牲品，他們也還要遭受到冷戰和備戰的烙印。

我們究竟到了怎樣的地步呢？軍費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和社會後果，沉重地壓抑着西方人民的生計。我們現在就要來討論一下，其中一種後果所產生的不幸影響：這就是軍事預算越增加，社會預算就越受限制。我們可以看到，建設以及保健和教育機關的修建工作都停頓下來，來供應軍備費用的需要。法國國民議會主席在國會中宣稱：「很顯然，不論在我們的國防計劃上要增加多少費用，都得在我們的投資及建設費用上節省出來。」

每個人都知道，美國、英國、意大利，總而言之，一切參加大西洋公約的國家，已將更多的款項撥作一九五二年的國防預算。法國一九五〇年的總預算中軍費佔百分之十九，一九五一年佔百分之二十九，一九五二年將達百分之三十二至三十三。在美國，則由百分之六十五增至百分之八十五。在意大利，一九五〇年爲百分之十九，一九五一年則爲百分之二十二。

重整軍備政策的另一個後果就是通貨膨脹，它毫無例外地打擊了一切西方的國家。這種情形一年比一年顯著，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發生以後。由於通貨膨脹，薪水和工資，公私預算，都趕不上日益高漲的生活費用。自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法國物價上漲百分之三十，比利時百分之二十八，挪威百分之二十二。

由於社會預算減縮，物價的高漲使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感到困窘。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保險機關都受到打擊，他們的費用增加了。以前免費的某些福利設施，現在也得付錢了。甚至有人藉口費用過高而起來反對社會安全服務的原則。日常餐費每星期都在上漲。法國國民議會最近曾在法國男女中間進